

斥“糟”論

刘 仰 嶠

同样一件事，由于各人的立場不同，也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議論。这在階級还没有灭亡，階級斗争还在繼續的情况下，可說是正常的現象。

一九五八年所展开的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中心内容的教育大革命，破除了資产階級教育遺留下来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影响，对无产阶级來說，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但对資产階級來說，就恰恰相反，那就不仅不能說好，而且是“糟”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反映資产階級要求的党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只能是一連声地喊“糟”。这种好与“糟”的爭論，是过去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資产階級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階級生死斗争的繼續。这种斗争今后还将繼續下去，一直到階級完全消灭以后，資产階級的政治的思想和影响也最后消灭以后，才会完全熄灭。正因为这是一场階級斗争，我們就要更坚定地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为保卫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而战斗到底。

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們虽然不是連声地喊“糟”，但他們对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的偉大成績，是估計不足的，他們对九个指头是有怀疑的，对一个指头則做了过分的夸大。对于革命中提出的許多新問題，缺乏解决的信心，在有些問題上簡直有悲观失望的情緒，不是“見困难就上”，而是“見困难就躲”，躲不掉就推，推不出去就敷衍应付。这种情緒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緒，在这种情緒的支配下，他們对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的是非錯对、利害得失的估計都是有錯誤的。他們东搖西摆，对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发生了动摇。这对于我們的事業是不利的，要鼓起他們的干劲，就必须反透右傾。

由此看来。反右傾的斗争，确是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反右傾斗争的胜利，現在已經証明反右傾的偉大力量。今后的历史，将更会进一步証明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教育革命的中心内容是教育結合生产劳动。右傾机会主义者对教育革命的进攻，也主要是集中到教育結合生产劳动上。他們認為“糟”主要“糟”在教育結合生产劳动上。其他各方面的問題，所以都“糟”的很，是和教育結合生产劳动分不开的。那些动摇的人，也主要是对教育結合生产劳动的方針的动摇。

在教育大革命展开的时候，資产階級的教育家們就公然宣称教育結合生产劳动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历史性的錯誤。其理由主要是：一、教育和生产劳动是两件性質不同的事情。教育是傳授知識的，生产劳动是制造物質財富的。两者任务不同，性質也不同，无法結合；二、高等学校所要培养的是专家，未来的专家所需要的是知識，不是劳动，学生毕业以后所要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不是要出去种地做工，从事体力劳动，对現在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或将来要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人來說，都是一种不应有的浪費；三、教育結合生产劳动只能起改造思想的作用，但改造思想的办法多得很，并不一定都要从事体力劳动，很多革命前輩，就沒有从事过体力劳动，他們还不是一样改造的很好？四、說到教育結合生产劳动对理論联系实际的作用，就更有問題，首先联系实际就是和闡理論的人關係是

并不十分密切的。有些理論，是根本不能联系实际的。而且教育結合生产劳动也不能真正起到理論联系实际的作用。教育結合生产劳动是不会提高教學質量而且必然会降低教學質量。据此，就不能不說是“犯罪”，这种“犯罪”行为必不可免的会造成教育事业的危机，历史将要来“糾偏”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他們对教育革命总的看法和預先做出的肯定的結論。

这完全是一种恫吓。无产階級革命家是吓不住的。无产階級革命家懂得：在国际和国内尚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的时代，在功罪問題上也必然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資产階級教育家看来是“犯罪”的事情，对无产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羣众來說，那就是最大的功勛，无产階級革命家最大的志願，就是能为人民羣众做好事，立大功。他对一切都从人民羣众最高的利益上来考虑，他就不怕“得罪”于資产階級教育家，資产階級教育家的恐吓对于无产階級來說，也就只能成为推动革命迅速展开的反作用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在各个战綫上所开展的一系列的斗争說明，对无产階級來說，最大的危險不是別的，而是不認識階級斗争随时变化的形势，不善于进行階級分析，不能辯別风向。思想不能适应客觀变化的要求。在党的总路綫已掌握了千百万的羣众，羣众中蘊藏的潛力爆发出来，汇集成祖国全面大跃进的激流，社会經濟建設以空前的規模和空前的速度向前飞奔的时期，教育事业必須要适应这种客觀形势的要求。客觀情况不允許高等学校仍旧按着走慣了的老路繼續走下去，那样走下去对資产階級來說是比较理想，也最方便。可是对无产階級來說，也就真有些“危机”了。现实給予无产階級的教育是严厉的，不彻底破除資产階級教育遺留下來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影响，在学校中要培养出有覺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来，那是沒有保証的。教育革命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必然。这在資产階級教育家看来，当然只有用“犯罪”“危机”等字眼才能确切地說明教育革命對他們的利害關係和資产階級教育傳統的暗淡前途。实际上，在当时資产階級教育傳統必然要被破除可說已不是什么“危机”不“危机”的問題了，而是就要成为現實了。从站在資产階級立場上来观察問題的人來說，什么“犯罪”“危机”也是“实情”。但历史要来“糾偏”的危言，那就完全是一种梦囈了。这道理本来很简单，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这是必然的規律，要将历史的車輪倒轉过来，那是誰也办不到的事。教育革命的必然胜利，就表示着資产階級教育的旧制度的必然永远結束。历史对教育革命所要描写的是它的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所要“糾偏”的除了要坚持資产階級頑固立場的人以外，还再有什么人呢？然而这种絕望的搏斗完全是枉費心机的，胜利永远是屬於按着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活动的新生力量。教育革命的胜利絕不是暫时的胜利，是对資产階級教育的最后胜利。历史迟早总有一天，是要將他們的“偏”也都糾正过来的。无产階級要改造整个世界。

但是，这些道理資产階級当然是不可理解也无法接受的。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展开，他們叫得也就更有声有色了，特別在劳动上馬的时候，就更是叫嚷的兇了。成問題的是那些搖擺不定的人也不是跟着叫喊，就是被吓的不敢大胆領導革命，对教育革命发生动摇。在資产階級教育家看来，学校大办工厂农場以后就再不成其为学校了，学校不象学校那就真是“糟”到提都无法提了。不过也因此而更深刻地使大家受到了教育，認識了教育战綫上的斗争确是两条道路、两个階級的斗争。动摇的逐漸坚定起来了，广大师生員工就从他們所嚷的一片“糟”里，醒悟到立場不同，思想情感不同，是絕不可能有共同語言的。在人与人間的關係都反映着一定的階級關係，物以类聚，人以羣分，真是客觀真理。

在革命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旗帜，都是十分鲜明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们一再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除以上列举的以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理由，但据他们宣称，虽然理由有千条万条。而最根本的一条，是从教育质量着眼。也就在这最根本的一条上，本质地说明了他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及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下的一套教育观点。从而也就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为教育而教育”的招牌下所掩盖着的脏东西。那些东西在他们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不便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露脸的。他们强调知识，特别强调只有书本知识才算知识，而又将书本知识分成若干等，其目的原来在于说明人是分等的。劳动人民是最没有知识的人，应该是处于底层的人下人。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就是人上人。人上人是不能和劳动者一起参加劳动的，一起参加劳动就变成普通的人，就显不出知识的可贵，所以知识分子劳动化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劳动人民知识化对他们就是更大的威胁，真的劳动人民做了文化的主人，知识分子就不可贵了，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于缺呀！这里他们绝不敢设想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结合教育。他们要保持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情况，就不能不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界限，也不能不将这个界限绝对化起来。知识分等的真实意义，无非是要将知识分子分等，要通过知识的分等说明自己的等级最高。他们特别强调理论的重要，事实说明就不完全是从重视理论，发展理论出发，而更多是从从事理论科学的又是知识分子中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着想。你听：搞物理的就说物理至上，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女皇。搞数学的又说数学至上，数学是自然科学之母。他们又都强调什么“纯”理论，而“纯”理论又是有天才的人才能搞，我搞“纯”理论，我就是天才，“我”就高人一等，所有一切，只是说明“我”只能比人高，别人不能比“我”高。知识分子只能做等而上之人，不能做等而下之人，这样就必须以劳动人民没有知识为基本条件。这就是他们所以说教育和生产劳动是两回事，是根本不能结合的真实原因。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专”，实际上也只是名利的通称。因为在他们看来“专”了才能有名，有了名才能谈得上利，“专”是成名得利的手段，是向上爬的楼梯。他们有一种格言：“我只能和个人名利共存亡，不能和事业共存亡”。他们所以那样强调“专”，强调知识，也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专”和名利是共生子。不“专”就不能受人尊重，没有“一家之言”就一切都完了，而“一家之言”只有从书本上取得，读的書越多，知识越广阔，就越有学问，越有地位，将所讀書本中各家之言汇集在一起，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所谓一家之言，有了一家之言，就有了一切。为了这个“专”，就不能不坚决地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结合了，那还成什么“纯”理论，理论不成其为“纯”理论，也就失去了它的尊严可贵之处，随之从事“纯”理论的人，也就不成其更等而上之人了。更等而上之人，是不能考虑实际问题的，考虑实际问题那是搞实际工作者的事情。因此也就不能不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界限，也不能不将这个界限绝对化起来。特别是对于生产劳动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更是不得不坚决地否定，否则就不仅有降低专家身份的危险，而且会将资产阶级教育家弄得洋相百出。因为生产中提出的問題，虽然可以拿不屑去谈的态度对付，但终归对提出的問題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并不光采。因为他们所成天强调的就是要知其“所以然”呀！而在实际问题提到自己面前如果不仅不能说出所以然而竟連其然都不知的話又是直接联系个人的名利呀！因为如此下去，学生的迷信会愈来愈小，思想会愈来愈解放，风格会愈来愈高，他们不知其然的，学生七搞八搞的结果，連所以然都弄清了那他们对资产阶级教育家又将会有如何看法呢？真是不堪想象。深入羣众联

系羣众当然就更是不可行了。因为在他們看来，世界上只有个人，沒有羣众，說得坦白些，也可以說，世界上只有“我”，除“我”而外，一切都不存在。“我”就是一切，一切都要为“我”，一切都不能違犯“我”的主觀愿望。特别是在思想領域內，那更是只有个人的問題，理由是想問題是一个人独自在想，他們似乎理直气壮的發問：什么叫羣众，羣众难道不是一个人又一个人，人都是具体的人，張三就是張三；李四就是李四，誰能找出一个具体的羣众来？世界上是只有个人沒有羣众呀！所以他們也就將联系羣众，視為笑話，也認為是沒有知識的表現。于是他們就又做出結論說：“以学者的身分过問政治才最崇高”。“思想領域內是只有个人，沒有階級也更沒有革命的問題”。并且举例說明道：“我有知識就是我的，我有了知識，过去教書，現在一样教書，有什么联系羣众不联系羣众，又有什么階級不階級，革命不革命的問題”。上述种种，就說明他們不是为教育而教育，是为“我”而教育，他們所要給学生灌輸的就是这个唯我的世界观，这就說明他們的目标就是要頑强的以資產階級世界观改造世界，將学生教育成和他們同样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也說明他們并非主張不問政治，而是要“学者”过問政治，那就是說他們来过問政治，因为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是有學問的大学者呀，专搞政治也算學問，那他們的學問又能算成什么呢？这所說明的又能說不是“教授治校”的翻版嗎？“有學問的人才才有發言权”所表示的又难道不是要沒學問的人滾蛋嗎？这些人不滾蛋就只能“搞政治”，搞什么联系羣众，可是羣众又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学語言”呀！不滾蛋就要搞什么教育結合生产劳动，理論联系实际那“我”的一切不就会完了嗎？羣众在搞政治的鼓动之下又不是很可怕的嗎？羣众性的革命运动起来，他們就又認為羣众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怕的了。这就是他們千“糟”万“糟”的一切真象。看来他們認為最“糟”得要命的，不是別的，而是教育革命对資產階級的世界观活动太不方便了，眼看資產階級教育的旧傳統和旧思想的影响就要破除了。而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事呀！从这里也就說明他們的教學質量，就是向学生灌輸不准备用的知識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态。所以質量所反映的正是两条道路的斗爭，两种不同的質量本質上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在两条道路的斗爭中，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毒害，愈来愈为广大的羣众所認識了，大家就逐漸集合到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的紅旗下大办工厂农場，在全民办鋼鐵的运动中参加了大办鋼鐵的运动。資產階級教育家的图謀完全失敗了。广大的师生羣众沒有听他們的，而是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展开了斗爭，斗爭的胜利成果是劳动上馬了。生产劳动列入了教育計劃，資產階級教育家們真的“糟”了。但他們还并不服輸，只是暫時不吭声罢了。他們在心里想：“看你們因劳动而少上了的功課怎么办？少上了課能不能說提高教學質量？不算提高看你又有什么办法交待！”他們准备着寒假以后再大算其賬，他們称心如意的想着教學質量降低的問題一定要从考試的結果上表現出来。他們准备等着看教育結合生产劳动的“真面目”。

教育結合生产劳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正确道路。它对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只要坚决的貫徹这个方針，加强党对教学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的領導，就会使那些准备等着看“真面目”的算賬派，吃到他們完全出乎意外的耳光。就会使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再一次表示認輸。为檢驗这个方針的正确，有必要普遍进行教學質量的大檢查，而且这种檢查，有必要集中到业务質量的檢查上面。只有这样，才能說服那些教學質量必然降低論者。你要用思想覺悟對他們來說明質量，那是不行的。这不仅是因为

为对思想的想法更是有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而且也还因为在他們看来思想觉悟究竟是高是低，是很难衡量的，不象业务那样，上了多少課，作了多少实验，看了多少材料等易于計算。思想是簡直可以一人有一人的看法，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就采取考試、調查、等办法認真檢查了教学的效果。而且为了能有有力的說明問題，就請那些降低論者参加主持考試。調查也是將降低論者，怀疑論者和确信質量提高的师生共同組織在一起进行調查的。調查时从課程內容，学生了解程度和課外讀書多少等各方面前后对比來論証質量高低如何，得失如何。結果，事实表明，不是降低了質量，而是提高了質量。这是实际調查所得到的結論，这結論也是主持考試的教师所不能不承認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辯，質量的提高不仅表現在成績优良者佔絕大多数，更主要的还是表現于对所問的題目能从各方面都比較全面系統地說明。这和过去只能照背条文公式經不起一問兩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些进行調查时，原准备要大算其賬的，經過亲自的查对訪問，也不得不說，教材內容充实了，确是貫徹了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在这个方針下，理論部分不是減少了，而是加多了，提高了，理論和实践結合了，許多高深的理論用实际問題加以說明，使理論更能使人易于掌握，而且学了就能应用，書本上的死知識，变为解決問題的鋒銳武器了。同时实验也做多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也提高了，过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解决了，課外参考書也讀多了，科学研究也空前的开展了。儘管提高的情况还因具体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归事实总是事实，这事实是来自生活。这使算賬派的人就在吃了耳光之后，有些更莫明其妙起来。按照他們的邏輯推理本来只能做出讀書少，質量低的結論，可是竟然是完全相反，道理何在？他們是百思而不得其解。本来滿以为可以打倒的东西，反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了，怎么办？服从真理吧？有些人是这样做了。但有些人因为其階級的局限性和自私自利，他們还是不能这样做，他們还是希望資產階級教育的旧制度和思想永世长存。虽然教学質量提高了是客觀事实，事实証明，教育結合生产劳动必然提高教育是真理，可是服从真理就等于自行宣布資本主义道路的灭亡。他們是絕不能这样做的，他們不变的邏輯是：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一定要打倒它。所以他們还是一口咬定这不能算数，如果几十年以后証明，这样做教学質量年年不断提高的話，那才是真正的提高。現在，还是只能說“糟”。

这中間究竟有什么奧妙沒有？除了坚决地貫徹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再沒有任何別的奧妙。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劳动上了馬。的确学校的一切变化都是和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計劃这个巨大变化分不开的。这里我認为有必要从立場观点等的变化來論証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計劃的偉大理論意义和现实意义。算賬派虽然認为这笔賬不好算，虽然他們原先認为改造思想办法很多，現在看到思想的变化惊人，从心里認为思想上的变化對他們來說那是最“糟”了。可是这个“糟”只是在用来反証劳动上馬得不償失的时候才去用，平素是只能祕而不宣的。思想上的变化，算賬派虽然認为是很恐惧的，但他們并没有真正全部了解思想的真实变化，他們的恐惧，有些确实只是剝削階級本能的反映，如果真的已經全部了解了思想情况的变化，那也許还要恐惧的多。但是已經感觉到的恐惧，就完全束縛了他們，他們是不可能具体的对待問題的。否則，經過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也許头脑有可能比較清醒一些的。可是利令知昏，又怎能办到这点？

現在我們就来研究劳动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变化，以便一起回答那些資產階級教育家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他們所不理解的問題，二者也說明“糟”对无产階級來說就是好。把“糟”名符其实地还給他們，讓事实說明“糟”的是他們而不是无产階級。

党的教育方针指明：学校所要培养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水平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这样的新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这就说明，对于学生首先要将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这里所指的政治觉悟不是笼统的，其标准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对待？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对共产主义又如何对待？当前对于有无这种觉悟，觉悟高低，最灵验的试金石就是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是坚定的呢？动摇的呢？还是反对的呢？应该说，从整风反右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以来，人们对于什么叫政治觉悟，是逐渐明确了。而且总的来看，人们的觉悟，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就是那些原先不承认在教育领域内有两条道路斗争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党的教育方针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他们所以要否定教育领域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其目的无非是要肯定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否定党的教育方针。这也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教育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表现。阵营是壁垒分明的。而认识这些是并不容易的，有了这种认识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成果。而这个成果的取得，是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的。就是通过劳动上马的斗争，各人的观点都进一步地充分暴露了，说明斗争是激烈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的斑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事实说明两条：人是可以变的，人在天天变；但要变过来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斗争要继续下去。在斗争中也说明，对待生产劳动问题所涉及的是根本立场观点问题，而要认识这个问题，进而解决这个问题，是必须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要了解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的伟大作用，只有立即投身于火热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中去。在劳动上马以后，其作用很快地就显示出来了。首先是学校大办工厂、农场、特别是大办钢铁，使学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了。师生员工从实践中体会到：“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的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了。”他们的想法开始实际化了，政治化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用双手搬的每一块砖头，挖的每一寸土，炼出的每一斤铁，做出的每一件产品，都直接联系到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都联系到“超英”的政治任务，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社会主义的宏伟的建设事业和他们再不是象以前那样，似乎两不相干了，在读报的读到每一项用全国人民创造性劳动所写出的使人目瞪口呆的统计数字，也就会情不自禁的跳起来：这数字中也有我们的心血呀，那怕这只是大海中的一滴，然而能够在这大海中有我们的一滴血汗，那就应当引为无上的荣誉，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呀。也正因为参加了生产劳动，思想感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更密切的联系起来了，对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就有了新的知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成为创造一切奇迹的动力。政治思想是灵魂，是统帅，是生命线，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认

鐵了，人們也就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思想趕不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日千里地發展要求，自己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形勢還總是不能適應，天天在驚嘆：“又落后了一步”。天天在鼓勁：“趕上去，超過它”。這樣，躍進的事實天天在批判人們的保守思想，人們也就很自然地感到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是多麼偉大的力量，而要不斷的發揮這種主觀的能動性，就要不斷的鼓足干劲，不斷地把總路線的精神貫徹到一切方面，一切事情都提高到總路線的方針上去檢驗。這樣也就從實踐中明確了不斷革命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要真正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全面發展的新人，就要永遠高舉不斷革命的紅旗，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要以人民羣眾的最高利益為利益，就要徹底破除舊的思想，就要把自己所想的每一個問題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直接連系起來。為了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爭取提前“超過”英國就要去讀好書，搞好生產勞動，要攀登科學高峰，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需思想好。也就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有了這樣遠大的理想，有了這樣大的志氣和這樣大的決心，自覺性提高了，所以雖然上課的時間比過去少，但讀得書却比過去多，讀的比過去好，其中的奧妙就在這裡，力量也就在這裡。所以我們在估計生產勞動的變化時，首先就不能不估計到這一點。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變化。這是教育方針絕對正確的鐵証。

其次也還不能不估計到在生產勞動列入教育計劃對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的重大作用。階級觀點要通過實踐鬥爭來樹立的，離開實踐鬥爭空談階級觀點，那是不可能真正樹立起堅定的階級觀點的。在教育方針的辯論中，對人們最深刻的教育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並不能起獨立的政治作用，他們的一切活動都是由他們所服務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在階級存在的社會里不可能有超階級的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過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所受的階級教育，以及長期為舊社會服務等等情況，當然就“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樣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里、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物的特殊關係等等”。所以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中，他們那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從各方面都鮮明的反映出來。要“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使他們能夠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形勢的要求，這是一個不斷“團結——鬥爭——團結”的過程。他們是要用他們的立場、觀點來改造學生的，社會主義教育是要按照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原則來教育學生的，沒有鬥爭就沒有新的基礎上的團結。兩條不同道路的鬥爭，正是要達到黨的總路線和黨的教育方針下團結起來的目的。這個鬥爭教育了人們，一切政治思想領域內的鬥爭，都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觀察，都需要向自己提出問題：是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為貫徹黨的總路線和黨的教育方針而鬥爭呢？還是堅定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黨的總路線和黨的教育方針呢？或者是動搖於兩者之間呢？這是在鬥爭中每個人必須選擇的問題，動搖於兩者之間的状态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這樣人們就明確了階級是客觀存在的，階級鬥爭是這種客觀存在的反映，所以也就明確了解決階級立場問題是一件大事。明確了這點，就說明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在生產勞動列入教育計劃以後，按計劃在校或下鄉下廠參加生產勞動，就更進一步地提高了這種覺悟，明確了為什麼要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的道理。事實說明，生產勞動列入教育計劃並不是教育革命的結束，而是走向更深入的階段。鬥爭在繼續進行着。在生產勞動中具有不同階級立場觀點的人，就各有不同的表現。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新

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展开了。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当然是继续站在对面反对的了，说什么大办工厂、农场真不知和教育有什么联系，对学习有什么好处，只是炼铁种地，挑土，烧水泥，书本知识就要忘光了，说什么这样做体力是增强了，脑力可是要衰退了，慢慢下去连脑袋都会变成木头，至于对群众所白手起家热情创办的小工厂，更是冷嘲热讽。那些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则是一迁到困难，就垂头丧气，觉得还是资产阶级专家说得对，恐怕此路真不一定行得通，也就指手划脚，说长道短，可是每当做出成绩的时候，又觉得高兴，又感到党的方针正确；坚决拥护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的人们则热情洋溢，干劲十足，任何困难都吓不住他们，而且成为他们不断前进的力量，这三种不同的情况，说明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人是一眼就可看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总是用资产阶级的旧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事物。这些人是绝不肯放弃老早已经习惯的旧观点的，他们总是希望在生产劳动中出岔子，一出岔子，他们就可大发议论了，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认识得更深刻了。资产阶级教育家对一般的体力劳动，当然是不屑参加的，有时候去了工地，别人在紧张的劳动，他居然会悠閒的走来走去；对于结合专业的劳动，他们也不便动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他们无法答复，反而说是要故意将他们的丑，出他们的丑，揭他们的底。特别是当群众起来保卫党的教育方针和他们进行辩论时，他们就大叫想不通，说什么将关系弄得愈来愈紧张，彼此都不愿相互来往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除了政治关系还是政治关系，这就说明资产阶级专家中有些人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很坚定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那些动摇于党的教育方针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之间的人，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在解放以后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实践不只一次的教育了他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感到必须跟党走才有出路，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有的则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一联系到个人的私利时，就又觉得党有问题了。他们身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是很强的；坚定地拥护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的人，则是经过风险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他率领的坚定的左派。他们是绝不允许那些过时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存在下去的。他们在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斗争时，是坚定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企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的面目为他们揭穿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企图破坏党的教育方针、削弱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的伟大作用，也被揭穿了，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同样被揭穿了！而且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所创造出来的成绩，说明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反抗是徒劳的。通过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共产党员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左派，更坚定了，对于一切人们都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而决定的等基本原理，就不再是空泛地概念了。懂得了资产阶级在其未脱胎换骨以前，他们必然要在适合其口味的情况下大肆活动的，在资产阶级大肆活动的风浪中要不动摇，就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懂得了阶级立场是否坚定，就集中表现在是否任何时候都能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任何时候都把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党的领导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义务。这样阶级观点就从斗争中愈来愈明确了。那些东摇西摆的人，也从斗争中感到摇摆的危险，如果不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对于教育方针的贯彻，就觉得必须提高到两条道路的原则高度，才能真正的领会，才能真正的接受。不将关于教育结合生产劳动争论的问题，从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去理解，那就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时代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他们说：“要在风浪里不东摇西摆，就要在斗争中立场鲜明。”人们在受到了如此深刻的阶级教育，对于自己究竟站在什么位置，自己的思想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等問題，也就經常反躬自問，進行檢查。這是要成為共產主義全面發展的新人的根本問題，當然，對多數人來講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還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可是認識到立場問題是根本問題，就為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奠定了思想基礎。這種變化我們也是必須充分加以估計的，而這種變化則是和勞動上馬大有關係的。因為在生產勞動中，每一個人的立場、觀點、表現的更鮮明，這是一個硬關，其本來的面目不能不從對勞動的變態上和集體事業的關懷上表現出來的。

第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要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這就必須徹底清除存在於頭腦中那種輕視體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的傳統觀點和那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必須分離的反動觀點。但離開了生產勞動的實踐，一切都會成為空談。在勞動上馬，生產勞動列入教育計劃以後，生動地說明了生產勞動對改變人的思想情感的作用。勞動觀點通過生產勞動逐步地樹立起來了，勞動開始成為習慣，過去認為對於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是丟丑的看法改變了，從勞動中懂得了勞動是最光榮最豪邁的事情，勞動人民羣眾最偉大，知識分子歸入勞動人民羣眾的隊，是最高的榮譽。對勞動的艱苦性理解了，對於勞動和享受勞動成果的愉快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誰說社會主義勞動不是一種最大的享受。人們歌頌着勞動，珍惜勞動的果實，愛護國家財產。國家的一針一線都是勞動的創造，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力量，又怎能不愛護。共產主義的新道德在人的心裡生根發芽成長起來了“爭名利，討價還價”的資產階級的庸俗低級趣味，逐漸轉為“搶任務，任勞任怨，勞動不計報酬，困難留給自己，方便交給別人”的崇高風格了，那種庸俗低級趣味雖然還有很大的黑市，但是在公眾場合下是成為可鄙的臭東西了。這樣思想感情發生了變化，人們的風格高了，性情也就更開朗更活潑更快樂了，過去沉默寡言，老氣橫秋的人，也變得生動活潑，能歌善舞起來。他們歌唱小高爐是他們親愛的家，他們歌唱土地是他們最親愛的情人，他們火熱的心為滾滾的鐵水而激動得流淚，他們晴天多了想雨，雨多了就盼晴，可是這一切都不是由於個人的興趣，而是從心裡發出的對社會主義勞動的熱愛和對社會主義勞動成果的關懷。人們熱愛勞動，是因為從勞動的實踐裡，深深地体会到勞動的“汗水是最好的淋浴，一切污穢都能洗滌乾淨”。這是革命的熔爐，在這個爐子裡可以百煉成鋼，使一個人真正成為是一個又紅又專的人。懂得了只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共產主義全面發展的新人。因為對勞動的觀點發生了轉變，對勞動人民的看法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下廠下鄉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後，他們就更進一步認識到勞動人民的崇高的品質，雄偉的氣魄，遠大的理想以及無窮無盡的智慧，事實告訴他們，勞動人民是最大胆最無畏的革命者。在政治上是這樣，生產上是這樣，對科學文化上仍然是這樣，勞動人民敢想敢說，敢做敢為。有些資產階級專家在工人農民的面前也逐漸感到渺小，最後也給自己做出剝削階級可恥的結論。這種氣魄和這種力量又來自那裡，他們從和工人農民一同生產勞動中得到了答案。因為在工人農民每一個人的心裡埋藏着舊社會給予他們的辛酸，工人農民不能允許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些反動落後的東西存在下去。工人農民一定要不斷革命。這道理原來很簡單：就是因為工人農民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是一致的。由此而就不僅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於自己的階級立場也要提到新的標準進行檢查。他們就更要經常的向自己提出問題：現在祖國在飛躍前進，每進一步都是意味着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進，自己在这偉大的時代裡，能不能永遠做一個徹底的不斷革命的堅定戰士？自己和工人農民比，到底誰高貴，誰卑賤？有了這種變化，他們就可以從勞動中和從勞動人民的接觸中吸取到無限的力量。這也是必須加以充分估計的。

第四，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觀點的改變和思想感情的變化的必然結果是羣眾觀點的樹立和提高。從實踐中人們認識到了勞動人民才真正是創造世界的主人、勞動人民中蘊藏的創造力

真是无穷无尽，只要劳动人民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就会画下最美丽的图画，做出最美丽的文章，人民公社这一天才傑作，就集中的说明这点。所以他們对于羣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开始認識了，他們对于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羣众服务对羣众負責以及虚心作羣众的小学生向羣众学习的观点也逐渐理解了。自己也就認識到站在羣众头上的老爷态度是多么的錯誤可恥了。从而对羣众运动的态度也就有了轉变，开始将自己置身于羣众之中考虑問題了。集体观念也和羣众一起劳动中越来越加强了，劳动上馬是一个革命性的羣众运动，生产劳动主要是集体劳动，集体劳动把大家的思想感情結合在一起，将大家的意志結合在一起，将大家的智慧也結合在一起了，劳动中誰也离不开誰，劳动的成果中所凝結的是集体的汗水，集体的智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集体劳动自然地养成關心集体的观点。大家由關心个人的狭小天地中跳出来，将眼光放到集体的事业上了，放到整个羣众的利益上了。有的当深夜下大雨的时候，想到了他們未完成的土建工程，一个冒着大雨跑到工地了，两个跑到工地了，結果是这个工厂里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跑到工地了。他們这时想到的只是保护土建工程，根本忘掉了傾盆大雨對他們身体的侵害。他們事后說：“再大的雨也澆不冷我們火熱的心”。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有坚定的集体主义精神，只要有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永远向前的革命乐观主义，再大的雨也對他們沒有奈何。事在人为呀。在生产劳动中他們已不是一个象从前那样渺小的个人了，而是一个已經有了羣众观点，集体主义精神的新人。这种新人在党的领导下是会战胜一切困难，并从战胜困难中不断前进的。

第五，通过生产劳动，也更实际地懂得了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的威力，这是偉大的物質力量，也是偉大的精神力量。它之所以有如此偉大的力量，是由于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結合起来了。从而人們也将感到党的偉大、毛主席的偉大，以生在这个偉大的毛澤东时代为最大的幸福。也就更热爱党更热爱偉大的領袖了，跟着党走已成为大多数人自觉的口号。从而也就感到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掛帥，認真地提高自己的覺悟，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是多么重要的問題了。这样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計劃使党的教育方針确立了，人們在党的教育方針从事生产劳动，使劳动成为风气，劳动提高了人們的覺悟又促进了人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通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又使政治空气濃厚了，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增长了，这样对于各种的關系也就摆得愈来愈正确了，对于讀書与生产劳动，直接經驗与簡接經驗，理論与实践等等關系也就得到了比較系統的全面的解决。而所有这些变化又集中地反映到人与人的關系的变化上，党与羣众的關系更密切了，师生与职工的關系改变了，职工不再感到自己是低人一等侍候人的人了，而对自己的工作也感到自豪了，教师對他們的劳动尊重關懷了，他們相互之間民主平等的關系建立起来，师生之間教师与教师之間，同学与同学之間也都出現了新的關系，这是一种嶄新的真誠的人与人的關系，而連串起这种關系的就是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党的总路綫和党的教育方針，真正成为人們指路明灯，指路明灯越掛越高，人們的眼睛越来越亮，人們的干劲越鼓越足，書又怎能讀不好，科学研究又怎能不开放出灿烂的花朵。

所以我們說，生产劳动最大的收獲是思想上的收獲，在学校中最大的变化是思想上的变化。有了思想上这种巨大的变化就会有了一切。儘管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說生产劳动只能起改造思想的作用。并为这种巨大的作用而垂头丧气。但他們还是无法全部了解这种思想上的偉大力量的。他們所以也就永远不会了解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必然提高教學質量的真理，他們也許会真的一直要喊“糟”喊到几十年以后，讓历史来証明一切。但我們相信历史是不会等几十年的，历史会很快地做出更全面的結論，到那时这种烏鴉的吵叫，会被历史的洪鐘巨音給完全淹沒的。